

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

黃承顯
著



I20
H75

秋海棠出版

香港文學
的
發展
與
評價

黃康顯著

香港文學的發展與評價

著作者：黃康顯

發行人：戴卓賢

出版：秋海棠文化企業

設計：卓泥小組

總經銷：秋海棠文化企業

地 址：香港干諾道西一八八號

香港商業中心二八一六室

電 話：八五二一二五四一五四五五

傳 真：八五二一二五四一五四五五

初 版：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五日

定 價：港幣六十八元整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ISBN 962-7495-08-5

黃康顯筆名黃傲雲，廣東中山人。

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英國語文學院院士，

曾任新加坡南洋大學副教授、劍橋大學邱吉爾學院院士，

繼徐訏擔任香港筆會會長，現主持香港大學東方文化及語文校外課程。

作品以小說、散文、新詩、文學評論為主，

散見台灣、香港、中國大陸、南洋各地，

出版過《南洋的日子》、《熱帶的誘惑》、《中國作家與南洋》、《漂泊的迷夢》等書。

定價 港幣六十八元整



ISBN 962-7495-0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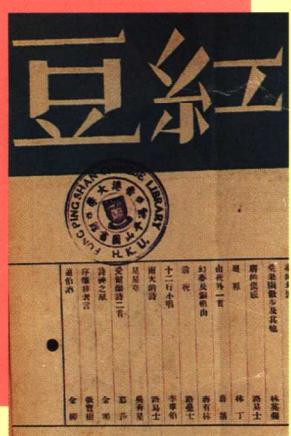
9 789627 495086



「伴侶」於一九二七年創刊
「一九二一年創刊的「雙聲」新年號用雙妹做封面



「紅豆」的創刊日期是一九三三年，當時售價一角



香港淪陷前出版的「時代文學」



「文壇」是五十年代相當暢銷的刊物之一





「好望角」都是五十年出代出版的
「人文文學」與



沒有影子的人

沙特戲劇

李英華譯

合璧



「當代文藝」在東南亞甚受歡迎，尤其是香港和台灣



七十年代開始面世的「海洋文藝」

溝通華人世界的正統文學為依歸
以天星小輪為題，當時內容以
一九八八年八月號的「香港文學」



44

本書承蒙

港澳臺灣同鄉會永遠榮譽會長
山大和參茸行董事總經理
康榮章先生



香港藝術發展局

秋海棠出版

香港文學
的
發展
與
評價

黃康顯著

目錄

導論：香港文學的分期 5

第一輯：文學期刊與香港文學 17

從文學期刊看戰前的香港文學 18

抗戰前夕的香港文藝期刊 43

戰後初期香港的文藝期刊與文藝路線

從難民文學到香港文學 70

第二輯：爭上游的香港文學 95

張愛玲的香港情懷 96

娛樂自己的文學 104

都市面貌與鄉土氣息 113

旅港中國作家的香港背景小說

旅港作家的流放感 131

萌芽期香港的新詩 157

詩體的營造與形式的再造

評香港的散文創作 193

香港的文學批評 203

178

第三輯：香港文學的通俗化

遊記的文學原素 210

香港今日的遊記文學 219

論香港式雜文 228

香港的流行小說 247

從三蘇到哈公的怪論 258

後記：研究香港文學的感想

26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導

論

香港文學的分期

研究香港文學的困難

要研究香港文學的特色，或只是概括香港文學的發展，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

第一，香港文學這個名辭，或稱號，是近十年來才出現，且在香港文學的低潮中出現，是憑弔耶？是挽救耶？因此在八十年代以前，很少人研究，甚至注意過香港文學，就算在香港以內，一般人都認為香港是文化沙漠，香港的文學已少，更談何香港文學？因此很少人嘗試在沙漠中找尋綠洲，無先例可援，亦乏前人指引，要研究香港文學，便需要犧牲自己，做一個開荒牛。

第二：香港經過一次戰亂，而戰亂以後，內部的變遷亦大，於是資料保存不易，流傳亦不廣。在今天，已不易找到戰前作者的文集、詩集，且香港的作品，一向打不進國內國外的市場，想禮失而求諸野，亦很難辦得到。

第三：香港早期的作者，大多數名不經傳，且作品散落於各報的副刊，及一些短壽的文藝期刊中，因此想發掘，便需耐心與時間，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第四：吃力不討好的另一些原因，是香港的文字操作者，比較少是文藝工作者，既無結合力，分幫成派，互擣相攻，是等閒之事；又乏官方或財團的支持，要博名聲，謀生計，便不能研究香港文學。因此就算在八十年代以後，我們所見到的香港文學研究，有部分可能是掌故型、泛論或回憶性，甚

至通俗化，真正的研究，反而吃力不討好。所謂真正，是指史料豐富，包羅甚廣，系統整理，深入分析，還具有文學批評的眼光，與香港社會的發展配合。

香港文學的內涵

一般來說，所謂文學，應當包括小說、散文、詩歌、戲劇等幾大類，這是指創作而言，但香港是一個特殊的地方，有一個特殊的社會，因此文化亦相當特殊化。

所謂特殊化，是指許多方面：政治上，香港是個殖民地時期的開放社會，制度雖然不是十足民主，但言論是絕對自由；因此香港有創作的自由，經濟上，香港是不斷地變化，亦不斷地增長，因此香港可以養得起許多報紙刊物；社會上，是相當的多元化、兼國際化，且由於處於東西交通的交匯點，香港的接觸面相當廣，而衝擊力亦相當大，因此在文化上，特別在文學創作方面，應當大放異彩。

但問題卻是，在一個經濟本位、消費主導的香港，文藝工作者往往為了求取生存，要多寫——往往日寫萬字以上；要多變——隨讀者的口味、社會的潮流而變，於是市場價值便被放在第一位，於是香港作家的作品雖然多，屬於文藝作品的並不多。但有部分的作家，在走離文藝的軌道時，往往仍存文藝的氣息。

因此要研究香港文學，便要脫離傳統，放眼於一些非傳統性地屬於文藝的作品，因此流行小說要評，遊記、雜文，甚至是怪論，亦要評，香港作家的遊記出版數量是驚人的，亦可見到香港人的接觸面；雜文最代表香港的社會風貌，與生活節奏；而香港的特產怪論，更代表香港人抵死尖刻的一面，亦可見到香港社會開放的程度。

因此我們要用一個比較寬的尺度，去研究香港文學。

香港文學的分期

將香港文學的發展來分期更是困難，因為在戰前，香港缺少正統的文學，所謂香港文學，應當尚未出現；到了戰後，正統的文學稍微存在，但這些文學，只是移民的文學，香港土生土長作家的浮頭，大概是近二十年來的事，但香港作家的作品，仍未能完全成形、定型，換句話來說，香港文學，仍未能完全出現。

那麼香港文學的定義又是甚麼？它是具有香港特性、最能表現香港社會風貌、最能反映香港人的思想形態、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的一種文學，這種文學，有時又會表露很強的地方色彩，作者並不一定是香港人，而內容並不一定寫香港，但讀者很易會感染到一種香港個性或特性。毛姆寫馬來亞、吉伯齡寫印度，雖然很富當地色彩，但英國味道太重，相對之下，馬來亞或印度的個性或特性便缺少了。徐訏在香港生活了近三十年，但他的作品絕非香港文學，原因是他的對香港缺少投入。

在一九五〇年以前，香港與中國大陸是相通的，因此香港文學的分期，與中國大陸的發展是掛鈎的：一九一九年的五四以前，是傳統期；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一的「九一八事變」，是萌芽期；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的「七七」事變，是發展期；一九三七至四一的淪陷，是移植期；由戰後的一九四五至四九，則是政治期。

此後香港文學是獨立發展：五十年代是難民期，六十年代是復興期，七十年代文學活動步向低潮，但土生土長的作家開始出現，是轉變期，八十年代香港特性逐漸在文學中出現，是香港文學期。

傳統期與萌芽期

一九〇七年一月，香港第一份文藝期刊《小說世界》出版，多為反帝反清的作品，詩詞亦多鼓吹民族獨立的意識，同年底創刊的《新小說叢》，以翻譯歐美小說為主，兩者都用淺白的文言，足見最早期的香港文學，是健康的，兼有溝通中西文化的作用。

辛亥革命以後，舊派的封建文人南下，同時由於商業的發展，各類的娛樂場所相繼出現，於是香港的文壇，被國粹派與風月派所控制，「五四」後的新文化，完全影響不到香港。另一方面，新式的中文中學，只有一九〇八年的青年會學校，一九一五及一七年創辦的聖保羅女書院及梅芳中學，白話文學在香港亦無法推廣，在「五四」以後的香港報紙副刊，仍主要用文言文寫作。

一九二一年創刊的《雙聲》，一九二四年的《小說星期刊》，才開始有白話小說，甚至新詩的出現。

黃天石在一九二一年《雙聲》創刊號的一篇短篇小說「碎蕊」，雖然不成熟，總算是一個新的開始。

一九二八年是北伐勝利的開始，代表舊勢力的軍閥被打倒，而代表舊文化的國粹派，亦開始放棄香港這個避居的堡壘，同時，新式中文學校的數目亦跟着增加，於是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便有第一本新文學期刊《伴侶》的出版，培養了第一批新文學作家如侖倫、張吻冰等，這些作家，亦斷斷續續地出版了一些短壽的文藝期刊如《島上》、《鐵馬》等，文藝專集亦開始出現，不過侖倫的創作，要到抗戰期的小說《無盡的愛》，才開始成熟，因此一九三一年以前的香港文學，只可稱為萌芽期。

真正發展的開始

從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開始，至一九三七年「七七」事件為止，香港文學開始有真正的發展，在六年間創刊的文藝期刊，大概有十五種左右，比起前二十四年的十三種，是增加了許多，除了《華鑑》以外，都是用白話文創作的，因此新文學已完全控制大局，而報紙的副刊，亦以語體文字為主。

這些期刊，有走輕鬆路線的，有寫實主義的，亦有為文學而文學的，而翻譯的文學亦相當多，不過最大的特色，還是民族意識相當濃厚，且受到國內政治潮流的影響，已開始有文藝工作者在搞普羅文學與羣衆路線，很自然地，左派文人控制了香港以後的文壇。

一九二九年成立的島上社，是香港第一個新文學的社團，島上社的成員，除了出版了《島上》、《鐵馬》外，還陸續辦了《繽紛集》、《小齒輪》、《時代風景》、《南風》等，它們亦是這時期比較有份量的《紅豆》與《今日詩歌》的主將。

不過這個時期，比較有表現的，還是新詩。早在一九二六年，侶倫已將平日所寫的新詩多首，以「睡獅集」為題，發表於《大光報》的副刊，至一九三七年為止，已出版的詩集有七種，已收輯的亦有一種，比任何一種其他形式的文藝書籍為多。

在詩人中，李育中、路易士、易椿年、李心若等，已初步掌握了形象的技巧，而劉火子、隱郎等，更開始寫詩的評論，只可惜這只是曇花一現，香港的青年作家，在一九三七年以後，仍很難抬起頭來。